

往事依稀忆五球

○肖运鸿（1964届电机）



张五球学
长

五球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年了，但她那甜美优雅的音容笑貌还依然在我眼前频频闪现。青春时光早已远去，一些和五球有关的陈年往事本以为都已忘却，此时却逐一浮上心头。

1958年我保送进清华入电机系学习，五球也是电机系的，比我高三届，是我名副其实的师姐。入学后不久，班上的床铺还未睡热，不到一个月我就去了文工团集中。她那时也住在文工团，刚听说她时，觉得名字有些怪怪的，等见到本人，仪态端庄，温和可亲，声音甜美而富有磁性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以后我在团里担任男声独唱，她是节目主持人，可以经常见到她，总听到她那甜美的声音。在清华文工团期间，我曾与她有过几次同台演出的经历，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，令人难以忘怀。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每年暑期北京市都要组织慰问团赴山东长山列岛，慰问

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官兵。慰问团由北京有关部门领导和一些文艺团体组成，清华文工团也常常派员参加。大约是在1960年，为了参加当年的北京赴长山慰问团，团里赶排了独幕歌剧《三月三》，这部剧讲述我党地下工作者与敌军和叛徒智斗的故事。记得场景与京剧《沙家浜》里《智斗》一幕非常相似，五球在剧中饰演茶馆老板娘，我演茶馆老板。有科学家发现音乐承载着人类记忆的密码，倒也真是，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，剧情早已忘记得差不多了，但我在剧中的一段唱腔，到现在还能哼唱出来：“桂芳啊桂芳，听我讲，有一件事情来商量。”对了，那个茶馆女老板的名字就叫桂芳！而我这个老板自己的名字，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连带着我也回忆起演唱时的情景来，当时五球演得成熟稳重，落落大方，而我这个从未演过戏，还不满20岁的毛头小伙，面对这位大姐，却非常拘谨呆板，手足无措。剧情要求我在唱这一段时，把老板娘扶过身来，面对着我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总是做不好。大家说我动作生硬，笨手笨脚，根本不像是夫妻在对话，还开玩笑数落我不像大丈夫，倒像个“小女婿”。

后来慰问团审查节目时认为此剧占时过长，没有被选上，我们只是在学校大礼堂演出了几场。这次与五球的合作，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她接触，对她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她对入总是那么和颜悦色，轻声细语，不愧是大家闺秀，从未见

她发过脾气，也从未听见她大声喧闹，对我更像是位大姐姐，非常关心照顾。后来《三月三》剧组的部分演员，参加了当年北京赴长山野营团，在那里军训没几天，慰问团把我们调了过去，由我担任慰问团男声独唱。部队战士对慰问团的演出非常热情，大家感觉节目少了，想重排《三月三》，可惜女主角五球不在，只好作罢。

也是在那个时期，清华选派了几名文工团员，到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部进修，经过面试演唱，张剑、胡汝舜和我三名男生，五球和麦木兰两位女生，有机会在我国音乐界的最高学府学习声乐。那个年代学院很注重业余教育，我们这些业余学员得到了一些知名教授的言传身教。记得五球的导师是我国著名教育家、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汤雪耕教授的夫人，并能时常得到汤教授的亲自指导。我更有幸先后师从两位音乐大师——郭淑珍和蒋英教授（钱学森夫人）。可以说五球和我除了是清华大学的校友外，也还算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友吧。



部分清华学员在鲍家街中央音乐学院内合影。前排左1 麦木兰、右1 张剑、右2 肖运鸿，后排左2 张五球



毕业典礼上男女声三重唱。左起：张五球、麦木兰、肖运鸿

我们在音乐学院进修了两年多时间，在结业典礼上，除了个人演唱曲目外，五球、麦木兰和我还演唱了男女声三重唱，歌名好像是《青春圆舞曲》，效果不错。后来清华军乐队邀请我们三重唱，参加他们在清华大礼堂举办的音乐会，由全体军乐队伴奏。记得北京部队军乐团也到场观看，给予节目较高的评价：具有专业水平。

为纪念音乐家冼星海，清华合唱队和管弦乐队曾排练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当时为挑选演唱《黄河颂》和《黄河怨》的人选，团里反复多次，最后选定由五球演唱《黄河怨》，我演唱《黄河颂》。其实从音色上来说，我属于抒情男高音，并不太适合《黄河颂》的演唱，在我的歌声里缺乏那种浑厚而雄壮的英雄气魄；而五球细腻婉转的声音，则能准确地表达出《黄河怨》那哀怨悲愤的情感。当时我们在校内外多次演出，有一次在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演出《黄河大合唱》时，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先生等知名的音乐界人士也来观看。

□ 怀念师友

演出结束谢幕时，他们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致意，跟我等演员握手都是点到为止，与五球握手时，吕骥先生停下来，夸奖她唱得好，很有感情。

五球在清华期间，学习成绩优秀，本科毕业后被推荐为研究生，继续深造。我在1964年本科毕业后，也考取了研究生，我们两人在清华算是都经过了“十年寒窗”的磨砺吧。五球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机械部北京电科院工作，后担任国家电子办主任、国家电子部副总工程师。我就没有她那么幸运了，毕业时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研究生被认为是旧教育制度金字塔的塔尖人物，是“修正主义苗子”，清华电机系那一届的研究生基本都被赶出北

京。直到1976年我才调回北京，与爱人和孩子团聚。之后我再次和五球取得了联系，记得还去参观了她的实验室，她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关心。当我遇到工作上棘手的问题，尤其是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难题时，都会去向她请教，她像大姐姐一般，给予我热心的帮助与指导。

1985年我被国家教委派往西德进修，1992年回国后，我们还经常联系，记得在她退休后，我们曾在一起多次商讨筹建清华艺友团等事宜……

五球走了，先我们而去，但她那优雅温和的面容永远在我眼前闪现，她那优美动听的声音永远在我耳边回响。安息吧！五球，在天堂里不会再有伤痛！

闻一多先生次子闻立雕逝世

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党的优秀宣传思想工作、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原副局长离休干部韦英同志（原名闻立雕）因病于2020年4月18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。

闻立雕，生于1928年9月，籍贯湖北浠水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先生次子。他早年受父亲闻一多先生影响，曾参加学生运动。在其父被害后，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仇恨，遂于1948年3月到晋冀鲁豫边区参加革命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

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儿子，闻立雕长期以来积极传播闻一多业绩，宣传弘扬闻一多精神，多次出席各种纪念会与学术研讨会，多次接受中央与地方各类媒体采访和节目录制。他参与了《闻一多全集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）的编辑工作，是大型画册《诗人 学者 民主斗士——闻

一多》（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年）的编辑之一，是《闻一多年谱长编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）的审定人。他撰写的《闻一多图传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）、《红烛：我的父亲闻一多》（新华出版社2009年）等著作，以大量的亲历亲闻，丰富了人们对闻一多历史的了解和认知，为拓展闻一多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史料。

闻立雕是西南联大教授的后代，对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奇迹的西南联大怀有极深感情。他多年担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理事，协助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支援贫困地区教育，为西南联大博物馆的资料收集与展览陈列献计献策，通过各种媒体介绍西南联大的抗战建国历程和艰苦卓绝的业绩，为宣传西南联大、弘扬西南联大精神做出了积极贡献。